

永樂大典

卷六百六十六

永樂大典

卷六六六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六 一東

雄 南雄府三

人物

路志越產人材雖不多見然見者必皆傑異唐柳子厚謂南方陽德炳耀獨發於紛葩環麓而罕鍾乎人豈和不世之材炳靈毓粹天地間者豈常有哉善乎歐陽文忠公之銘有曰始興開闢隸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無亦嘉嘆南方人材卓犖陳異者間世而一見耳本郡接湖湘清淑之氣沿江西文雅之風山水明秀英材輩出自張曲江為唐名相古不所共稱厥後雖未能企及然顧許之父子李鄴之兄弟繼登科第寔借通顯譚氏由世官而應入行之科鄴氏以書生而平數郡之盜其跡德行言語文章政事肩摩袂屬至今猶未已姑取其魁楚者載之 宋上世顯圖經志 宣靖護宋高宗南渡與金將粘罕戰有確山之捷紀功紹興二十年執政陳康伯保泰世顯承襲授武經大夫嶺南安撫使 王方圖經志提刑李昂英保任迪功郎江西提刑司計議 王介圖經志寧宗時峒寇剽掠村柳

永樂大典卷六六十六

一

通城下遂會身當先以功奏准武德將軍御題旗賜云海外四州都安撫使 許彥先圖經志學究出身廣東進使深明易學尤工書大字南華曹溪二大字曲江張相國祠額南雄州講堂碑皆許公書 元參文貴圖經志中奉大夫某賢學士與修運金宋史鐵杖後 陳桂承務郎吉安路推官除豪強蕭怒齋有政聲 馮應之元一統志南雄州進士以上書攻軍相蔡京誤國罪惡京怒勒之黨籍 吳元美輿地紀勝任福建安撫司幹官坐作夏二子賦譏時宰又元美家有潛光亭尚隱堂郡牌併作啓事上增云亭號潛光盖有心於黨李堂名尚隱本無意於事蔡還南雄州以祀

貢士

郡縣志陳良策 龔席珍 劉時遇 陳賢良 勞翼禹 孔震雷 蕭

煥 屈雷倉 龔光祖 李居謙 蕭原佐 鄧暹 葉敬益 譚自勉

周夢詒 李謙吉 鍾廷郁 鄧應新

進士

唐孔瓘圖經志少聰敏嗜學年十九唐景福初及第官至朝散大夫袁州司牧

僊釋

劉許二仙輿地紀勝圖經云有二仙壇有劉許二仙真味於此壇側有仙  
茅 萬仙翁圖經云曾煉丹於玲瓏巖 六祖大鑿禪師在城北八十里  
大慶嶺六祖塔前按圖經云六師大鑿禪師自黃梅傳衣鉢之曹溪五百  
大眾相逐至大慶嶺取五祖所傳衣鉢回大眾又立告謁者半祖師手拈  
錫杖點石眼寒泉遂湧清冷甘美大眾驚駭迄今滋淮常傳大士雲遊  
至連城寺有洗鉢泉

文章

碑記輿地紀勝張元齡開大慶嶺記在大慶嶺上 唐元保開東嶺洞谷  
銘唐詩紀事云元保開東嶺洞谷銘并序云 保昌志教  
授曹恕序 唐修路銘唐給事中蘇休撰 修大慶嶺奏 州府南去路  
家祀卷四并堂記并藏太守潘汝新修道院記大守李使新  
修道院記詩輿地紀勝行舟信越峯窈窕越溪深水暗先秋冷山晴當  
盡陰重林間五色封石併十尋然之所止陽以漢初開郡出南吳萬壑千  
巖足峻岷天上斗牛應共城人開江嶺自分歧舒佐推碧道風俗馬復飛  
禽墮水時在唐南以城後凌江清淺連城樓慶嶺南迤第一州惟有梅花  
傳遠信只憑萱草綴離憂 李尚書一慶遠任百蠻中同上青草瘴深盛橘

永樂大典卷六百六十六

二

然黃梅雨歇荔枝紅 同上 只見萬山連瘴海不知何處是長安百蠻梯盡  
來重譯千古輪摧恨七盤 同上 為要澄清歸治道不辭艱險表忠誠余靖  
題慶嶺北取樓嶺古來稱絕徼梯山從此識通津余靖題慶嶺通越亭  
嶺分東粵封疆闊天限中原氣象雄 李公宣望遠亭地枕凌江澤水遠  
層前慶嶺半雲埋 黎侯望遠亭今日平安出嶺時瘴氣猶覺潤征衣一條  
路入江南去萬里人從海上歸 程師孟兩州南北護梅關盡日人行石壁  
間 卓損英江今日掌刑因上得梅山不見梅 軾伴買將三十本清香留在  
雪中 關嶺上有寺有婦人題云 喜知何人任英州司寇 既代解以大吏自  
梅嶺之名而名之 梅嶺三十林 十道因題詩 望開云云 仙人不知何時  
人也 且向安志折梅逢驛使寄與嶺頭人 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州  
記云 吳陸凱與范曄相告 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 曄時年贈詩云 大  
庾嶺上梅南枝 落北枝 開白似雪 結實雖元無 溪面冰雪光散作嶺頭梅  
柳 祥正 唯有梅花報春早 雪中傳信過江干 卓損 象望安亭四六 大嶺  
第一之州 孰庸遠邁海內寡 二之畧宜屬大才 亦宗 勉 賀 兩 州 記 云 梅  
惟凌水之名 區號廣南之道 院典刑猶在 乃章 郇 公 舊 治 之 邦 詩 禮 相 承  
亦張相國始生之地 同上 維凌江之為郡 有內地之遺風 堂 號 景 郇 遂 屢

門於呈瑞嶺瑜大度梅可助於賦詩同上春始興之州境實東廣之要區  
幸過楚越之交實惟襟要重臣所過院北榮分漢竹來訪嶺梅 斗牛共  
域江嶺分岐 章那公舊治之邦尚存善政張相國始生之地可想高風  
度嶺而南尚接中州之美俗浮江而下實為東廣之上游

雜文

唐阿大度嶺碑圖經志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  
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其所弊者也嶺東  
發路入苦峻極行徑實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業裁千丈層崖之半巖崎  
用暢曉紀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  
通商商革羽毛之般魚鹽蛋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  
之需况越人繩力薄材夫負屨載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愾者也不有  
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十有一月伴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啟  
水載懷枕墊是度緣磴道披淮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  
隙人斯子來沃阻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開闢而走四通轉  
輸以之代勞高深為之失險於是乎聽耳膏胸之頓味深既責之人有宿  
有息如京如坻浮與夫熱掌白堆之時則他草鳥之獻語重九譯致上十

永樂大典卷六百六十六

三

雙若斯而已哉凡遇後者聚而議曰憲始者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  
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况啓而承道進而未有斯事之盛皆有國家  
仁澤滂沛遠絕銀笮泊古所不及見寧可然而無述也蓋刊石立記以貽  
來裔是以遠之琢之樹之不朽銘曰石歲蒐于山崖崖茲登萃萃于相  
虧榘岬岬于莽莽于嶺茲路于不記于大聖作于萬物觀惠吾人于道復  
古仗斯來于力其成石既攻于山可平懷荒服于走上京通萬商于重九  
譯車屯軌于馬齊跡招孔翠于來齒革伊使臣之光于將承承而無致給  
事中蘇使撰 宋張文獻公碑圖經志唐丞相始興縣伯贈司徒張文獻  
公有祠南雄州學南謹按圖誌公生于今州之始興縣清化鄉縣有丞相  
戶公子孫在馬十世孫唐輔元祐間嘗責矣唐無雄州始興縣于曲江故  
天下謂公曲江公云祠在講堂之東偏福且狹有象古甚始敝有至拜祠  
瞻像遙嘆曰非所以嚴公也興學于謀嗣公稍廣之命工更奉公像以事  
而積其故既奉乃其捨于東曰公忠于君孝于親其教化在人心功烈在  
史策亡以紀焉也然人可學而能也其不可學而能者何也誠安祿山必  
反請誅之以絕患也此公之天資有過人者故能前天下而獨知也于唐  
有國三百年自高祖太宗創造六傳而至明皇開元天寶之際其盛極矣

漁陽發難海內糜起烟燿沸莫迄 唐亡天下不一日釋兵以娛其民人  
父子夫婦不相保其家室鬼神不得歆其菜蔬杜華其悲愴痛之積可  
勝說哉明皇帝不以一胡人自易天下豈非其狂德窮則之驗而天欲奪  
祿山以咏唐社乎雖公其若之何哉自古儒人之術世其後機也微而契  
放達智者畏愚者忽也不幸如公言而不用既已天下受其明惠極害然  
後附應頓足悔恨而追思之幸而用則人不過曰勸唐室誅一胡誰耳何  
足哉哉亦孰知治亂得失之所終歸重若彼哉因是知儒者以一言福生  
民利後世者固不以世猶以儒言為狂為愆為不並事情此甫之所以重嘆  
也甫來典教是邦獲奉公之祀而親公之遺風故樂為此邦之人道公故  
嗚呼涿泗之澤自周更黍以迄楚漢猶不斷惟公之烈去之五百歲而若  
存學者可不勉乎哉居于家而父母稱其孝仕於國而人稱其忠行乎四方  
四方之士望其容貌而知其為公之邦人也是今日作祠之意嘉熙三年七  
月辛未文林郎南雄州學教授翁甫記華城記圖經志開寶三年王師克  
劉球嶺外之民始被聖化距今八十四年自聖曆至白首平安生息不識  
戰鬪凡東西二部總四十有五州惟廣桂邕楚為大府略有城池之險他  
皆闕如間有亦庠酒推利不足以為固蓋國家承平日久四方他武備虛

永樂大典卷六百六十六

四

遠者或欲豫為之防而俗好議論往往以為生事而動擾故所在守長不  
敢議改作備習故嘗而已皇祐四年夏五月蠻人陷邕管疆場會帥非其  
人斥候警備不一故賊至城下而不知連殺掠吏民東徙而東破湘江九  
郡入廣攻城不能拔引而還邕時邊郡悉集境內丁壯以為捍衛而雖  
守殿中丞蕭侯渤議來來力治舊城而大之或曰兵興民力方蹙又從而  
倡役如重困何蕭侯曰此豈得已而為以賊來吾無備而來諸州之所以  
殘廢之所以獨完利害在目前較然明白奈何尚循履車之軌乎及上其  
事就擇吏之幹者軍事推官張處中專為其役未幾有詔諸州而南雄之  
工率先稱辦其規模高廣宏偉又推甲馬初賊之起也所過民間皆畜貽  
盡父母妻子流散不相保是役也民知可恃而安無不奔走奮勵樂勤其  
力自冬十月至明年春二月城成廣袤六十八百六十尺下厚四十五尺  
上殺二之一崇二十五尺加女牆六尺用人之力一百八十萬表以堅甃  
環以深溝直南立正門冠以麗譙衛以甃城東西二門如之塚城縱出樓  
櫓相望而城隅之制尤特壯觀凡為屋方圓大小五十四區亡慮二百六  
十楹其他守城器械悉稱是屹然而高隄然而方其堅足以禦大足以容  
寇香露回抱連屬與四面雲山勢勝相高下雖有梯衝鉤援曰能侵軼者

永樂大典

卷六六六

吾本之信也嗚呼天下之事患嘗伏於隱微不利於未然及其已然方駭而圖之其可濟乎傳曰備豫不虞國之善經兵法亦曰無恃波之不來恃吾有待之皆古聖賢幾事之先慮患之深蕭侯之心適達於此其為政也精敏過人不境於利有利於國與民勇於必為故其舉事無不中節焉先是城之始謀也工築未興而蕭侯代去安撫經制賊盜使入境父老過道法且言曰州密通賊境而民方安於其政也願借留以畢其事使者修其狀以聞策詔從之故城之經度指簡本末專一而至于大備焉夫作大役而人不以為勞所以紉蓄王室保障吾民於無窮其惠利之博可遠歎哉寶臣代罪於此蕭侯修治歲月以書其實云時宣統五年六月日大皇帝將士前知端州軍事丁寶臣記 張文獻公宋十大夫二祠記圖經志繪像立祠思賢也立祠於學風厲後人也夫天之生賢固不數而謂之賢者必孝於事親忠於事君臨大節而不可奪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安危雖其人已歿其事沒久聞其名想其人百世之下如時見之則夫扶時正論興起人心捨斯人吾將安仰乎惟有唐丞相文獻公生於始興之津水始隸曲江公先封始興伯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律水在始興邑之南其地石峭水清風氣爽豁意公連山川之秀氣稟賦藉故以文章勲節

永樂大典卷六六六

五

著名膏腴沾溉氣類感召至於我宋是邑人才輩出許政許牧播種同芳鄧戒鄧嗣 等相映輝煥以八行居甲科鄧昨由萬古至秘閣躋華顯而登仕版者有十大夫之稱同時運鄉閭里深之雖庠序教育使然亦遺風餘烈所及有如文獻公之文章勲業載在史冊有如青天白日人皆知之是祠之立姑叙其九大彰明者公七歲能屬文十三以書干王方慶已有致遠之稱應道倖伊呂科授左拾遺丞相張燕公薦之可備顧問尋遷中書以母喪居制不勝哀毀孝誠所格紫芝產坐側白鶴巢墓木天子思得賢相奪哀拜同平章事自是言論不絕抑守珪之濫竇罷僊客之實封祭胡雖之逆相犯顏逆耳不避惟要雖貶謫於外以文史自娛未始戚戚望望追漁陽之變天子在蜀思公之忠為之泣下遣使祭於韶寧幣恤其家已望膺矣嗚呼公之誠孝可以動天地精忠可以貫日月奈何朝有指鹿之姦國棄嬰麟之士卒抱蓬干之忠於地下良可悲也曲江與南雄俱有祠而始興縣闕而不立已卯之春令佐詣學與職事諸生語曰昔文翁守蜀吏民為之立祠自是蜀人多好文惟韓文公謫守湖陽潮人師事之至今文風為之愈盛况文獻公生於是邦而十大夫皆先達名士可不繪像立祠而使後人起敬起慕耶於是合辭稱善邑宰趙侯考惟首為之倡庚

賢其事職事陳南其各任責宣力由是鄉老開而作興父慶其子長勵其幼聚金錫財乃相謂堂之東偏為文獻祠於右為十大夫祠不闕月而已貌像丹青儼然山立几筵陳列高下有序遶立既嘉矜佩其趨合以無譽來觀濟濟莫不慨想遺風而頌學焉嗚呼自唐至宋寥寥千百載是已蓋無令佐之賢鄉曲之英奉祠致敬而慙慙至于今日若趙侯可謂知所先務其用心賢矣哉今既落成職事諸生來言願刻諸石屬實為記屢辭不獲已採撫公之行事書于前天然趙侯勉勵諸生之心迨不止是也昔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而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孝也諸生拜其學校平日講明論辯無非有用之學豈特工於古詞章司之末哉要心有以為之本者夫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而禮經亦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司業與文獻俱以忠孝立身卒為唐之名臣能因是而有二公之行事究二公之用心好學力行則無愧於為子與臣之即其時彈冠王朝直節凜凜闕元遺範此跡可遵乃趙侯立祠之本意併書以勉後人云嘉定己卯秋賓月朔迪功郎南雄始興縣尉趙士昂休廣傑四先生祠堂記圖經志寶慶三年五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校投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德秀為之記德秀曰四先生之

永樂大典卷六百六十六

六

道高矣美矣抑德秀之愚未能闡其藩也將何辭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慧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而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闡天常立人紀者繫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彘秦以後學術泯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術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善惡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割滅奔倫為教而不知天教之不可易周子生平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

知之來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俱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故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刻滅彝倫非教也聞聖學之戶庭法世人之喙賄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而唯為郡遊在嶠南士皆視中州號稱近厚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從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為屬耶天之命我萬善俱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首之君子潔潔焉湖水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為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底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禮義之習自為闕過已之良者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吝也吁是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與所用力乎細觀往昔百聖相傳教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故所以中不致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義之決驟軼於奔駟故則其術警也情之積故甚於涓川故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來子又了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為思慮於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敬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此刻于祠之壁為學

者觀省之助着大摘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七月朔日西山真德秀記 梁侯祠堂記 國經志 嘉定二年冬提點刑獄廖公德明循行南雄州謂知州事郭公圭通判州事趙公善侯曰梁將死於賊忠壯可尚蓋於州之大黃園每屋以祠之給錢五萬道判公董其事越三年春落成先是峒賊出沒江湖間聲擡東廣州抵南安近南安抵峒亦近州以園吾園請詞究伊始調度方嚴梁奉提刑公檄提軍先來州遣之樹大黃時未有警急也賊驟犯境梁與賊遇賊幾千人而梁軍五十人聚寨夏絕梁以孤身居兵間顧其軍曰若何又曰見賊不殺何為又曰當共以死報國軍未之應則又曰權鋒軍可追師耶軍營而從之賊聞而憚之凶暴無賴竟逆我師踴躍爭前劫天所及所幾不可計既則戰乃不競援救者後一日梁逆殺軍之死者十九人方戰時旗幟奔飛鉦鼓叫譟憤心怒氣響震林谷古之所謂張空拳冒白刃北向爭死敵者賊雖倖倖而震怖出其口驚懼入其懷數日間遁而去州以無事厥後抵園珠之捷周田之捷其機皆自梁發之賦語曰面雖死嗣不可當也壯而雄氣生南雄瞻人人從史賦勢自哀覽遺迹以慨然惜九原之不可作且有泣下沾襟者天下之事固有



迹似不快人意而其實乃大懼人意嗟夫八各有一死或與山嶽並峙或與草木同腐皆其直哉如何耳賊孽獨不死耶是俄腥勝恬終賊刑元生堪羞者也惴惴焉苟視息於人間世則曰貪生厭厭然如九泉下人則曰偷生執身吾若執揚厥名趨死如歸焉訓為武惟以我治賊為急惟以一敵百為念鬼神在側惡知其他不然計較勝負顧忌存亡利害營繕有存乎所生矣昔者韓文公嘗張巡許遠事而曰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為日滋之師敵遠江淮沮撓其勢天下之幸誰之力歟乃今考諸梁而信使梁徘徊觀望若保首領不過一妄庸人耳死而其滿彰其所推敗亦足以暴推一時矣提刑公以儒生總制戎旅知人明任使當能得士之死力此其一也復勞於側形之酌解保任激勸具之奏檄上棟下宇百世崇嘗之以安其靈死事者環列左右賞功旌善具有古風祠側有僧舍山水拱挹可觀梁名滿進義副尉韶州人舟覆其柁歸歲矣匪朝伊夕詔從天來榮光休涯施及存歿尚有以聞士論者惟參軍是州目擊之承通判公之命記之進判公精忠許國長才佐州克有成功歌謠載道稱部使者意於梁元倦倦也惟既祀其實又為梁作悲歌相詞吉馬提刑公之酌解且刻于林歌曰克元孤忠兮沒霜日替芳兮名兮傳金石所遇雖小兮所祀固極山

川有相兮新祠奕奕春秋匪懈兮享祀不遠管者在德兮真徽神遠皇皇神師兮下擊賊凜凜癘鬼兮上報國有命自天兮光廟食迪功郎南雄州司法參軍黃推揆 忠孝祠記國經志嘉定己巳庚午間江西峒寇猖獗數來犯南雄境郡守宗簿趙侯善僕統以卻賊自任親提兵督戰至城東北二十五里之沙水其子監廟汝振州司法參軍黃公樞實從兵敗二人皆死賊手一時諸將奮不顧身或先或後力戰歿于陣者亦衆其特顯者如權鋒梁準備滿之於柯木坳權鋒彭准備添之於火邊權鋒蕭統領權鋒權鋒副將陳承信澄之於沙水左翼統領楊武翼世雄左翼蕭副將焦之於白雲是皆身不幸以歿其所權破不翅僅足相當賊因是大慙剽率擗手相戒勿易此而雄人推不死死而益於世凜凜有生氣矣廟以忠孝名實副於趙侯時其地則報本寺之後距今二十餘年竟以頽毀葬為瓦礫之場乃不知自何時遷塑像於寺左廡下一室楹甚無以壯觀瞻然古制差可托以久者推諸將姓名漸不可考無以傳遠又司法黃公像獨附在聖祀廟之廡下於理亦未順大抵歲月逝遠風聲湮沒旌忠表孝寔無其人誰能與念已死者琳間嘗道其事於今郡侯黃公惻然悲傷之亟欲復廟而陰陽家有言歲不利於廟者公則謂琳記其事俾死者姓名不遂泯沒祠

# 永樂大典

卷六六六

則因舊所稍違而石更加設飾以光明之且移司法黃公像于此庶若忠  
若孝以類相從琳初謂東彝好德人心所同世有言忠臣孝子同義忘  
奇偉倜儻之節則人人為之感激流涕無阿平生識也此邦之士有為琳  
言方推鋒渠準備以戰投提刑廖公德明並自韶馳至南雄親撫其棺而  
哭之且謂君嘗以死許我而今真死矣至今聞此語者猶為之酸楚淚落  
如雨是知忠義激烈之事夫人所同喜惟事久歲遠無人表學而發揮之  
則聲光幽黯忠魂表魄鬱鬱抱恨於九原下者多矣黃公以事聞激勸故  
汲汲于勇為是舉非侈事力有餘百為具興以大帥太平者之比公名  
家世三山人其有德於此邦將百世不泯後來者其當自知之程琳記重  
修凌遠二陔記圖經志天下之事成於有所思廢於所不經慮方生民未  
識於耕種而洪水有昏墊之憂聖賢當斯時欲使民無阻飢下有真居之  
樂亦已難矣自禹稷思天下之此溺由已而蒸民乃粒九河既道故其功  
用萬世永賴大哉思乎周公思兼三王五子之思濟斯民皆是思也後世  
君子設心措慮與古人異平居誦說無非澤民之事一旦臨政自相背馳  
飾厨傳說過客謹期會奉上官鈞致名譽而其思乃出是至於興利除害  
曰吾所慮財賦之不足於用舍是道他樂苟且以覓罪戾務因循以

永樂大典卷六六六

九

度歲月而謂一念之在民無有也南雄郡治迫嶺下視二廣未深入地據  
上流田有肥瘠民力農作歲小熟則粒米足食境所恃以為安所患者陔  
堆之不修水利之不廣耳近城十五里曰凌陂去城二十餘里曰連陂千  
百頃畝皆藉此灌溉之利然所以得名者後人思其創始之功而以其姓  
紀之苟為政者思所以利乎民吾是無先焉者惜乎歲月浸久荒淫不治  
民之力既不能以獨舉而閭閻疾苦者又視焉具文於是千金之優濟於  
蟻穴矣嘉定八年冬三山黃公應以左符開府首訪民間疾病或有以二  
陂又廢言者公慨然念之次年春邵農近郊屏導從率僚屬步至凌陂相  
觀地宜首議興築擇僚屬之公其心銳於事者得保昌主簿趙君汝完俾  
董其役公勸課有程賞罰有信時一親往蒞之遷之於舊基之上長三十  
丈規模深廣固皆公指授方略鑿民田三百一十九丈有畸焉渠以導  
水給官田之近者以備之十年五月凌陂告成公復語趙君曰予首念民  
愁歎無汝爾之具連陂亦吾民利其可忽然忘情乎况興作之費已成者可  
復也因民之餘力使二役並舉為一方永久之利趙君之今不惑不迫而  
後連陂成工費視凌陂差簡而為利則均適公力上祠請邦人去思真有  
舉棘卧楸之意一旦至于趙公之庭請記其事以傳不朽趙君曰予首末

從於斯者將何以信於後遊而未遑也。是年秋九月寅亮以常平使者徵來最其資遂與趙君周旋於二陂間。邦人擁于馬首而言曰：二陂之利皆所目覩，公利民之意其可沒諸而況奉外臺命周行其地，非如他傳則比紀以豐碑以慰民心，其何辭。余歎曰：上下之不相孚久矣，今日扶滿明日如路人，皆是也。公有志於民而與民興利，自為小官，卒百里嘗致其思矣。獨於此邦見於利澤者尤章，章然公既思所以為民而民亦去思之為無窮。近世以來此風不多見，余故細釋其辭以救民之思，乃綴之以詩曰：水行地中物蒙其利，至於稼穡藉以豐美，廣都之首莫如古。雄良田萬頃，年嘗屢豐，究其所因是資，誰溉彼堆之澤，切實為大曰：連曰：凌以姓得石，歲久不治，利焉孰興。史君黃公視民猶子，下車致思，既游由已，乃命僚屬是經。是營挹彼注茲，坻舊取新，激水在山，飛泉沃野，滔滔其流，晝夜不舍，昔也高仰不擾，不坳，今為潤澤，為膏為腴，昔也荒穢茅茨，所附今為浹洽，且泰且徐，十里之內頌聲致和，舍哺以樂，鼓腹以歌，自今有歲崇墉比，御公心在民，何以報德。我欲新陂，易名曰黃，詔之邦人，百世不忘。迪功郎，紹州翁源縣尉，兼主簿，寅亮撰。龍鰲石，瓊潭，中迹，圖，聖志，紹定壬辰夏秋，間天常晴不雨者五十餘日，南雄守三山黃公，或以其切為民之心，請所靡。

永樂大典卷六百六十六

所不至，又之有謂龍鰲石，瓊二潭之龍神可致，以求雨者。公亟從其請，遂龍南，至即陰雲布，撥甘雨霽，霽如是。越三晝夜，未已。前此潭之名不甚顯，於是扣之，鄉民有能言其跡之始末者，蓋保昌上梨園，上錫村，舊有龍興寺，二僧有名，昌名，典者，勤苦修行，其中嘗遣行者，採熊于山，獲一卵，藏之，胡父，具蛇出焉，養之，極馴，後忽失所在。一日晚，二僧登寺門之閣，望見嵐源，逕水中，電光閃爍，風濤洶湧，心疑其有異，翌日遣行者，即視之，所失之蛇出沒水中，似有戀戀相向，意行者，歸以告，後乃偕往視之，蛇已露頭，角矣，方掉臂，鼓鬣，作風浪，威猛之勢，三人往視，又之不去，先後俱為浪漂入水中，水乃今之潭也。故自此鄉民有從而禱雨者，住時小竹上錫村，礎過天旱，即伐木，真之潭，有頃雷雨交至，木漂出乃已。俗傳禱龍不先通其誠，於二僧者，不可意，龍亦不忘所本者，龍鰲石，瓊二潭，往往皆龍所居，橋析者，不敢於此，真輕重，取舍，龍鰲潭者，或云石上產龍鬚草，以此得名，其說初無考，龍興寺，基距此潭，隔一小澗，數嶺間之，目視可相及，其中來往僅三十餘里，其水發源於信豐縣之五嶺村，潭上石壁高可五十餘丈，中有穴，水注入其中，不見所出，可以知穴之深，此其相傳以為龍窟者，石瓊旁距龍鰲隔兩高嶺，一深壑，其往來路，逕至為崎嶇，此潭之水，源亦發於信

豐之左後村自高傾瀉下為三潭其第一潭最在高絕之處則石鏡也上  
窄而下乃闊形如鏡然故名石鏡鄉民甚神此潭矣惟苦於不可攀援而  
上其第二潭者取路差使而易故構祈多即於此其實似非真石鏡也今  
歲之早有禱於龍顏石鏡者皆立效雨如上梨園邑漢村上下蒲村以至  
揚律園西嶺下以及寧坑下分等處俱有應驗俗傳禱二潭者多獲異物  
以顯其靈其說似誕幻不經然神龍變化不測能大能微能顯能晦夫安  
可執有定之理運謂天地間萬萬決無是事也然鄉民禱於此潭又矣始  
者州縣欲物色之與莫得其處或云父老世有盟誓戒以勿言則如深山  
窮谷間如此潭之靈異者固多鄉人逆接官司之掣批而不以聞者固有  
之矣今神龍惠澤於此邦功效甚著他日州縣小過旱乾必有不免於此  
乎禱之惟有志乎民者察於斯人所以不言之本情無使吾父老之所私  
憂過計者時乎或驗則為龍者其亦有以自安矣是年八月朔從任郎前  
南雄州司法參軍程琳謹記 儒學記郡志雖舊有學有郡郭間地臨道  
衝負中山面瀆江前方廣而平後堂隆而阜信得所矣惜其地有餘而宮  
室未備殿不足以稱素土之居庭不足以肅水冠之會自宋慶曆迄今幾  
三百年世嗣而葺之豈無其人然未有能制而廣之者望之石文治崇教

本象禮之制跡昔有加泰定丁卯冬監郡教化的中議公來守是邦揭導  
之初周旋四顧風荒兩廡轟壯風壁既而嘆曰主領敦勸吾職也坐視地  
墜是弗克任也乃經乃營地視委積理宿道數田畝號令一出侵疆自首  
區租自增厥用沛然明年庀工度材先其亟壞者為二堂其以頌室曰明  
倫所以正講席以明達道之本也曰振文所以奉四先生而廣道學之源  
也復理張文獻公祠所以景先哲也治博士館所以宅師也至若門墻必  
新齋廡必益祭器樂器庖廩用物弊者更之闕者創之所以興百廢也又  
明年禮殿成制度高廣加於舊庭輝橫廊倍於前絳繪丹堊以表神樓砥  
石平治以容展禮新書樓以貯典籍碑頌以壽土田其為學校計遠矣  
是舉也不佞民而工力足不假助而財用數非胷中素有規畫者能之乎  
落成博士諸生舉酒為慶且曰一日不可無者綱常也萬世不可廢者學  
校也昔鄒子產不毀鄉校夫子稱其仁况增修乎曹倍修類詩頌其能文  
守典學史稱其善今公之德諸生至矣惜乎未能頌之敢詩播之史氏吾  
屬之大事也中議公頌謂諸生曰凡吾所以廣學宮以勉教養者豈且為  
釣名譽市恩惠而設意實有望於若等且宮故宮也地故地也不階則已  
今為而卑者崇應者廣輪焉奐焉美粹乎其歸焉轟焉昭著乎其外始

足以稱地之六得非人力之所致耶士之儀備於此游息於此賢又者故  
不少誠能因六因而擴充之升堂而廣大高明入室而精微極粵則地  
又因人而重是今日新學意也士其勉之又將為異日慶士聞而感激進  
而細繹其言書諸紳不若刊諸石中議公世為阿魯溫氏開中奉公之子  
嘗為姑蘇別駕政率可紀其聲迹見於碑為吾郡縣紳為尤信其德故大  
者雄氏碑于石茲不悉數至順二年三月朔凌江後學李居謙記 武安  
王廟祀郡志武安上奇名將也雄才大畧抗萬人敵方其事先主忘身雖  
犯矢石出入行陣不避艱險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可謂忠於主矣嗚  
呼人情莫重於知感恩亦莫重於結好當是時曹瞞待以兄弟而公卒不  
貳其心孫權求以婚媾而公執拂其所請觀其見義必為臨利不苟大有  
異於常人者良由英武出於天資忠義根於本性故也諸葛武侯以逆辭  
絕倫稱之豈虛譽哉宜其生封侯而死廟食也然徐致史傳張飛亞於公  
也當時三換侯爵而公獨拜將軍者至再何耶是豈先主之少恩歟蓋天  
欲存未盡之福俾公顯於後世耳後數百年矣風發氣常若一日祀典備  
於人間王號垂於百世果何倚而至此哉碑舊無廟附祠于嶽宮至大開  
郡守潮陽陳侯祐始議立廟于廓東歲月既久宮室湮壞後至元丙子年

永樂大典卷六百六十六

夏郡守洛陽楊侯益來牧是邦署事之三且躬謁廟庭謂左右曰是非所  
以安神之靈也地勤率僚屬捐俸以助之市木陶瓦徹而新之由是宮廈  
改觀神像增飾丹青金碧是耀日月其所以隆觀瞻崇祀典實揚侯之力  
也落成屬于為記予謂侯之事神治人一於誠而已故能使神人以和政  
今必歸念一舉而神祐之令一出而民從之向非神會英靈有以乎感者  
能若是乎傳有之曰至誠感神又曰敬事而信揚侯其有得於是矣是歲  
十月既望前貢士蕭原佐記 五侯廟碑郡志禮部狀准都省批下廣東  
運使奏証會本司紹定五年七月初七日准省到據朝奉大夫權知南雄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黃裳狀申証得本州有廟曰五神考之圖誌  
一神曰周二神曰劉三神曰張四神五神曰鍾備缺其名并洪州人少有  
大志相與為友且謂主不能澤民元當廟食以捍災一方往來雄州之境  
有緩急叩者無不盡力未幾相繼以沒郡人遂立廟于州之北凡水旱盜  
賊率禱皆嘉定郡境李原知揭發州人大恐郡守趙善侯並禱祠下業提陰  
兵若輩若獲靈迹顯著強首震駭莫敢承突紹定改元南安軍之節羅劉  
等寇復猖獗郡牒道判趙汝誠捕獲方領兵出五里山而鹿角峇已破直  
抵城外官民相視計無從出然禱于神以馬電掃壘堙未竟即聞空中有

永樂大典

卷六六六

霹靂聲賦互驚疑咸夜潛窺既而戰羅田戰漢塘古謀每戰輒克通判趙汝誠以宜山起戎僅能一新廟宇而紀其事於石如邵黃大夫領事之始其求將犯邵境亟詣祠致禱而張業龍預求尋即遁去一郡兩邑之民遂免剽掠焚蕩之患皆神之功即五神之庇一方之功如此卓卓而廟額未嘗欲望特賜旌表錫之額不惟侈朝廷報功之典實千里士民均拜其大之恩伏俟指揮申聞事在副付本司從實保明申尚書省准此本司於紹定五年七月十七日據韶州委官一員從降就本司委官一員躬親前去南雄州周張劉鍾理廟與集地廟都宿老等入從公完實實取見本廟有無靈跡惠利其人其指實保明文狀檄申以憑施行至紹定五年九月十二日據韶州所委官從任那英德府真陽縣主簿朱穎之狀中各道稟躬親前去南雄州五神廟地頭與集地廟都宿老從公完實實取見有後廟都宿老吳君顯譚伯通等供稱祖居廟側凡為水旱盜賊鄉人所倚每蒙響答庇休如隣賊李原勸竊斃州人于廟祈告趙知郡親詣本廟告乞除兵以鎮州境其賊驚疑不敢侵入又於紹定元年南安縣羅對等賊徒招徠侵犯本州委趙通判督捕官軍方出五里山已破賊破鹿角砦

永樂大典卷六六六

其趙通判急請廟告于五神後賊見江山威勢形影之聲互擬驚駭繼即沿道又今年正月南安張業龍統眾將犯州境黃知郡詣廟祈禱其賊自然驚駭竟即復退不犯州境一郡兩邑人民免遭焚劫萬口一詞皆知五神顯跡無其餘靈感難以盡述君顯等所供諸實保明並是詣實申乞施行本司所據主簿朱穎之狀中覆實到南雄州廟鄰父宿與君顯等列名結罪供具本州周劉張鍾理五神廟靈感事跡比與前完實官權曲江王簿趙崇鑒完實到靈應事跡並皆一同別無互異今聞其南雄州周張劉鍾理五神廟靈應顯跡因依在前本司供明並是詣實狀候勅旨後批送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太常寺申今檢准建炎三年正月六日已降指揮節文神詞邁應有顯應即光賜額并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節文神詞祈禱應驗今詣路運司依條保奏取旨加封本寺證得本路路運司依條差官完實覆實保奏了當應得加封條法今堪當乞從建炎三年正月六日并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已降指揮擬賜廟額今欲擬手應廟為額合行降初伏乞朝廷取旨賜額施行伏候指揮後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証得廣東道運司奏南雄州五神之賜廟額奉路運司依條差官詢究覈實靈驗應得加封條法今擬太常寺擬定手應為額合行降初

本部今勘當若從太常寺已擬定廟額降旨別無違碍伏乞朝廷特降施行伏候指揮五月二十九日奉禮部勘當事理施行 二節婦傳圖經志紹興五年英州觀音山盜起掠掠所過鄉村空其人至曲江村有書生吳琪者用竄免其妻譚氏不能俱與隣婦人數輩為賊得譚在象有妾色奸盜爭主之或臨以刃欲強奪之譚怒罵曰君賊也今所行甚橫無道官半瞬息至血肉賤向猶我良家女豈若偶賊意自夫然甚愛與尚可圓訪賴其刀啖以馬語譚輒痛罵誓挾其腕賊袖股馬度無可奈何殺之後官兵至盜所向縣執者皆伴迷曰使具書生妻不罵賊一奪之忍今歸弗死矣為吳生言其取死時狀然同時有南雄李科妻謝氏伴呂故村人伯於皮盜留盜中數日有欲與之牀弟謀謝吐其面曰寧殺我我不汝問也盜怒到之而去後十有七年予來嶺南有僧希賜秀才黃文恭雅為予說如此子歎息久之洪子曰自周南之詩媳婦傳師保職發為女婦者皆不識形管之為何物曠二三百年得一人史氏必謹志之曰烈女今夫譚謝二氏出於越絕下邑羌人逆難之末耳不執於袖挽擊之戒無玷瑣瑣之節習見聞又非有則訖以自傷也一旦橫逆不視無所顧惜視其死與曠下不異視書史劉更生所記摩有無少憾可不為難得乎此予所以

永樂大典卷六百六十六

與嘆也人之生東西南北不常味人善於齒牙間者不一能然也使予無南來希賜黃文恭不我告則譚謝之事今雖在人間極不過十數年歎矣用是以占山林骨塚之士修潔履蹈沒沒不得傳同煙雲變滅者可勝道哉此予所以又嘆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揚烈婦高懸女雖賢得李習之之文是以名益彰予識痺名隘文不足有所起則夫二婦人雖幸而得書與不傳等耳此予所以又嘆也作英州南雄二節婦傳宋學士洪邁撰雜記 本州元準路志都大提點司取撥衣糧米壹千伍百石運年從本州雙雅橋管每石價錢壹貫二百文省聽候支撥自淳祐六年因韶州和雅米糧應墟丁食用引惹民詞韶州通判狀稟都大司遂行下於合解衣糧米內支撥米壹千貳百肆拾石專人到司同所差將校管押前去韶州通判檢踏兩廳交却通判廳撥米柒百貳拾石檢踏廳撥米伍百貳拾石餘米貳百陸拾石撥付岑水場淋銅局應副墟丁食用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六

重錄 禮部 官侍郎 臣高拱

諭 德 臣 翟景淳

分 校 官 檢 討 臣 馬 自 強

書 冊 儒 士 臣 呂 鳴 埜

例 點 點 上 臣 李 柱 春

臣 孫 汝 可

# 永樂大典

## 卷六六六